

浴火重生



是命运的巧合，
还是上天的捉弄？
她在一次意外事故中穿越成为遭受困境的公主，
被同盟国误作亡国奴，
从此沦为军妓……

愁云◎著

I247.5/1473

2008

浴火凤凰

愁云◎著

重庆出版集团  重庆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浴火凤凰 / 愁云 著. - 重庆: 重庆出版社, 2007.12

ISBN 978-7-5366-9315-9

I. 浴… II. 愁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189068 号

浴火凤凰

YU HUO FENG HUANG

愁云 著


出版人: 罗小卫

策划: 华章同人

责任编辑: 陈建军

特约编辑: 闫超

封面设计: 私设坊

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
重庆出版社

(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)

三河市宏达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公司 发行

邮购电话: 010-85869375/76/77 转 810

E-MAIL: sales@alphabooks.com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 787mm × 1092mm 1/16 印张: 21.5 字数: 374千

2008年1月第1版 2008年1月第1次印刷

定价: 29.8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致电023-68809955转8005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第一章

“本王命令你去仔细查一下她的来历！”

“是，末将遵命！”

韩谨从黑暗中醒来时，不由得吓了一跳。怎么房间里忽然冒出陌生男人的声音？难道电视里正好在播古装剧？

“啊！疼……好疼啊！”韩谨脑袋疼得厉害，忍不住哼出了声。

“将军，她醒了！”一个温柔的声音清晰地传进韩谨的耳间。这是什么电视剧？这个女人的声音倒是嗲得有些像某某名模。她何时拍了古装剧？

韩谨强忍着身体的不适，扭转脖子想往记忆中电视机的位置瞄一眼，却见一名穿着古装的女子站在桌边，另有一名穿着古代衣衫的男子靠椅背坐着，眼前完全是陌生的环境，却又显得那么真实。

可是，这到底是哪里？

“啊！”韩谨吓得大叫出声，她双手撑地想起身，可是浑身像散了架一样，撑到一半便又趴在了地上。

垂眼间，韩谨无意中察觉自己身上的衣衫破碎凌乱，而衣衫的式样也是古代才有的。

这身体，是我的？韩谨下意识地摸了摸身上的衣衫。额头上有湿湿的液体顺着眼角滑下来，韩谨伸手一摸，顿时看到自己满手是血……

“啊……啊……”韩谨歇斯底里地叫起来，惊叫声仿佛要持续一个世纪。

“你叫够了没有？给我住口！”靠椅背坐着的男子突然站起身来，上前呵斥道。他厌恶的目光游走在韩谨惊恐不定的脸上，眉头也紧紧皱起。刚刚逼她就范时，她头撞木柱以死相抗，此刻又表现得像惊弓之鸟，难道她真是个疯子？

哼！见韩谨仍惊叫不止，他牵动了一下嘴角，突然伸手捏住她的下巴：

“既然醒了，可以说出你的名字了吧！”他仿佛要将她撕成碎片，冰冷的声音更是令韩谨心寒不已。

一直生活在温室里的韩谨何时受过如此惊吓，她惊慌失色地脱口而出：“韩谨！”

他闻声不由眉头一紧，手也稍稍松开了。趁此机会，韩谨赶紧连滚带爬地扶着桌沿起了身，她来不及多想，只知道要赶紧逃离这个奇怪的地方。

砰！韩谨的脑袋重重地撞上了木柱，顿时她感到一阵头晕目眩，眼前昏天暗地，瞬间之后脑袋却格外清醒。刚才那男人是谁？自己为何会在这里？不是要去收邮件，然后被电线绊倒了吗……一波波疑问排山倒海般涌来。

韩谨慌忙环顾四周，才发现自己身处一间宽敞的帐篷内，帐篷内除了刚才那个男人，还有一个女人，身穿丝袖红衫，梳着高高的发髻，整个一古代妖娆美人儿。

古装？古人？

回想起刚才那个男人的举动、说话口气，以及他的衣着，难道……难道自己也学人家穿越时空？

“啊……不要啊！啊……”

尖叫声长长地划破繁星月夜，无止境地蔓延……

第二章

天下本分六国：赵国、周国、燕国、楚国、汝国、诸国。其中赵国实力最为强大，如今已凭着优越的兵力一举吞并汝国和楚国，收其俘虏……男为奴，女为婢。

姿色好的女子一旦被收入营中，往往都会被一些将士欺凌糟蹋。在赵国军营中，因为总帅将领的放任和纵容，将士们更是变本加厉，胡乱欺凌俘虏已不值一提。

赵国对周国和燕国仍日日提防，独对诸国例外。诸国以经商为主，国富天下，与赵国是友邦国家，两国经贸来往，长年修好。赵国之所以能轻而易举吞并两国，与诸国用雄厚的财力做后盾是密不可分的。

楚国被灭在先，汝国被灭在后，而今赵国军队正驻扎在汝国境外，静候汝国境内整顿。周、燕两国趁着此时，也开始暗中结盟，预谋共同对抗赵国。

正是夏尽秋来的季节，连片的草地一望无际，美如碧毯，绿岩峭壁随丛林而耸。树林里鸪鸣鹰啼，偶尔还随风传来流水潺潺声。

军营中，士兵们在宽敞的场地上操练。整齐的步伐，响亮的口号，给乏味的军营生活增添了不少热烈的气氛。

“李信，那个女人怎么样了？”

从一间帐篷内传出一个男人阴冷的声音，慵懒散漫，仿佛大觉初醒。

说话的正是赵国二王子赵蜀风。赵蜀风贵为王子，也是赵国军营里的总统帅。两个多月前，赵蜀风带兵攻打汝国之时，赵国先王驾崩，匆忙中传位于长子赵义云，赵蜀风又被封为晋王。

赵蜀风性格怪异，手段毒辣，冷酷无情，完全任着自己的性子做事。但他武功高强、头脑机智、聪明过人，领兵打仗亦是败少胜多。能如此迅速收复两国，也多半是因他领兵有道，所以很多人对他的行径还是敢怒不敢言。

此时，赵蜀风懒散地躺在榻上，抬头扫了一眼站在一旁的亲信李信。

李信恭敬地回道：“禀报将军！属下这几日观察，韩谨的行为举止都十分怪异。她除了帮着做事外，便是整日愁眉苦脸地坐于马房草堆唉声叹气，除此之外，并无其他异象。”

“那她还自称是公主吗？”赵蜀风又懒懒地问。

“她不再自称公主，而且她不肯承认自己是疯子，还一个劲地强调自己叫韩谨。也许她明白了继续假装公主也是毫无用处的，因为她知道真正的公主身上有我们赵国的信物，即便公主死了，信物还是存在的……”

李信说着从怀中摸出一块绸布，双手托着递给赵蜀风道：“这是收拾汝国皇宫内的尸体时，士兵从一具打扮成汝国宫女的尸体上发现的碎玉，上面刻着的‘赵’字清晰可辨。属下还在她身上发现了一个金丝锦袋，也已派人去调查过，这金丝锦袋只有诸国皇宫才有，所以这已死之人怕是……”

听闻此话，赵蜀风脸色霎时苍白，眼睛里的寒意逐渐深浓。他微微眯起鹰眼，接过绸布与金丝锦袋，稍稍打开绸布睨了眼碎玉便道：“吩咐下去，让那些随我杀进汝国皇宫的将士，以后不准再提及此事。硕雷那里，我自会应付！”

“是，属下明白！属下告退。”

待李信出了帐门，赵蜀风若有所思地微微皱起眉头，怒气随之在他脸上徘徊。突然他双拳一握，“砰”的一声砸在了木榻上。

“哼！贱女人，敢耍我！”

赵蜀风腾地起身，走到门口朝着帐外大声吼道：“来人！把韩谨从奴隶营领出来，送去邓管事那里！”

怒吼声在营帐外回荡。正在马房抱着干草喂马的韩谨突然身体一阵哆嗦，不明所以地往赵蜀风营帐的方向看了眼。“应该是幻听，不会有人跟我过不去的。”话虽如此，她心里仍感到很不安。她拢了拢头发，无奈地笑笑，继续抱着干草挨间马房喂马。

自从弄清楚穿越到了另一个时空之后，韩谨找机会就向其他奴隶打听自己的处境，原来这身体的主人是被赵国俘虏的奴隶。这几日韩谨被派到了马房，跟着别人学喂马、扫马房、整理马圈等，为了不受罚不挨饿，韩谨每日都很认真地做着每一件事情。

穿越前父亲用心良苦的磨炼和栽培，正好在此时派上了用场。起初她也绝望过，但很快便下定决心要坚强，发誓无论如何都要活下去，只有好好活着，才能有机会回到原本属于自己的世界。

从此，坚强的个性和不屈的意志，支撑着韩谨在这里度过了一日又一日。

周遭的环境、生活上的不便她都一样样地努力去克服，可是，谁知道这样的日子何时才是个头。

哒哒……

马房外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。韩谨浑身一凛，刚想抬头张望，便听有人大声嚷道：“就是她！”韩谨还未有所反应，两名身材高大的士兵已冲进马房，快步过来想要架起韩谨的双臂。见此架势，韩谨不想也知道他们要带她去哪里，因为在女奴营里，经常会上演这样的情节。只要长相好些的姑娘，都待不了多久就会像这样被人抓走，之后便成了军营将士们的玩物。

“喂喂！你们要带我去哪里？”韩谨惊恐不定，叫喊着便想逃窜，不料两名士兵比她动作更快，一左一右稳稳地把她固定住了。

“我在这里很好，哪都不想去，求两位大爷放了我吧！”韩谨叫喊着，两脚抵住马房的柱子，摆出宁死不走的架势。可是她怎抵得过两个男人的力气？

“不要啊！不要带我走，你们放了我……”韩谨不停地大叫大嚷，泪水也随之涌出眸眶。两名士兵依然无动于衷，无情地把她拖出了马房。韩谨瘦弱的背影在阳光下显得凄凉无助，却没有一个人可以保护她，更没有人去可怜她。

除了自救，韩谨别无他法。她收起自己的委屈，用劝慰的语气对两名拖着她的士兵说：“放了我吧！我不像个女人，不……不……我压根不是女人，我是人妖啊！很恶心的那种男人变女人，真的，你们要相信我……”就算自损话，韩谨也不惜说出了口。可这些都是无谓的挣扎，两名士兵看都不看她一眼，只管抬头挺胸地拖着她走。营帐外的守卫也都一脸漠然，似乎对此早已司空见惯。

韩谨把嗓子都喊哑了，能想到的招数都用上了，依然没有半个人搭理她。唉！为何自己的命这么苦？别人穿越，身份尊贵，尽享荣华，帅哥美男紧紧跟随……撇开以上不说，至少也是尖峰时刻英雄救美吧！可自己呢？为何连只狗熊都遇不到，更离谱的是……埋伏在身边的都是恶狼猛兽。老天啊！让我回去吧！上帝啊！派个守护神来吧！……韩谨在心中不断乞求，闭上双眼诚心祈祷，可她明白这些都是天方夜谭。不如放弃这些无望的幻想，就降低要求来个可以依靠的男人吧！其他的都得自己努力。

营地内人来人往，络绎不绝。在一处帐篷旁，赵蜀风穿着一身铁甲兵服，英气逼人地看着韩谨挣扎的一幕，脸上不由得染上淫邪的笑意，薄唇一角微微牵动了一下。

“驾……驾！”韩谨闻声一怔，不自觉地扭头看了过去。几丈远的地方，一匹高头白马渐行渐缓。马背上是一位英气勃发、风度翩翩的男子，眼若星辰，鼻梁如刃……待行至围栏，骑马人纵身跃下，动作轻巧，干净利落。多

名士兵向他行礼，他轻牵嘴角亲切回礼，毫无将军的架子。

韩谨遥望着那个俊朗的男人，脸上露出一丝欣然笑意，紧盯着他想：他是不是老天派来的守护神？

“怎么不走了？”士兵的催促声立即打断了韩谨的白日梦。

唉！韩谨失望地收回目光，满心不甘地说：“两位大哥！问你们点事儿。”

“你的事真够多的！大爷没空听你啰唆，赶紧走！”

韩谨并未气馁，她苦笑了一下，更加用心地问道：“刚才那个将军看起来好和善，他叫什么名字呀？”韩谨的话还未问完，那名矮瘦一点的士兵一脸不耐烦地嚷道：“刚还要死要活的，这会儿又打听起人来了。打听硕雷将军做什么？给我快走吧你！”说着从身后推了她一把。韩谨顿时往前一倾，差点摔了一跤。这一幕，却让正与士兵说笑的硕雷瞥见，不禁摇摇头哀叹了一声。

硕雷正要转回目光时，韩谨却转过头来。看到她的脸，硕雷赫然一怔，不由得仔细打量了一番。她身着灰布粗衣，头发有些散乱，却高傲地挺着胸膛，行走姿态也异常怪异——大跨步向前，跟男人走姿几无不同。

“她？她怎么会在这里？”

韩谨忽然回眸朝硕雷一笑，硕雷随之低声惊呼。他瞪大眼睛不敢相信地用目光紧锁住那张脸。

记得那日去汝国皇宫的路上，曾在一处小镇见过她，当时她身边还跟着两名侍女。如今她居然在赵国军营出现，而且这般模样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

“硕将军，怎么了？”一旁的随从循着硕雷的目光问了句。硕雷一阵恍惚，猛地转身问道：“小烈，这姑娘怎么会在这里？”叫小烈的士兵顿时笑起来：“硕将军你说的是那个疯子呀！她人长得是不错，可得罪了赵将军，看样子有得受了！”

“是啊！硕将军若对她有兴趣，何不叫邓管事今晚把她送去陪你？”另一名士兵站在一旁讨好地说着。话音刚落，正好牵着马路过的一位将军粗声粗气地说道：“你又不是不知道硕将军从不糟蹋俘虏营下的女人。听说这女人够辣够味道，我倒是想招来玩玩。硕将军不管是否感兴趣，今晚可不能跟末将争啊！”

硕雷一皱眉头，一丝不舍与不安的神情染上了他的眉目。

而此时，韩谨已被推进一间有人把守的营帐内。她头都没敢抬，径直躲去了角落。“拿去……赶紧换上！”邓管事拿着一堆衣物走到韩谨面前，往她身上一扔，转身就走。韩谨捧着衣物稍稍抬起头来，这才发现营帐内还有别的女人，她们向她投来的目光内容各异，有人同情，也有人幸灾乐祸。

“我跟你们说，这个女人就是上次我去赵将军帐里送衣物时遇上的那个疯

女人。她可真是疯得厉害，那叫声弄得我现在还有些心惊胆战呢！”一个娇柔的声音从人堆里传出。

这帐营不大，却足足容纳了十几个女人，个个身着红装，浓妆艳抹的。

有意寻的人，没有寻到，却寻来了满心的惆怅。难道自己也要跟她们一样，等着给男人糟蹋欺凌？不，她不想！韩谨想象得出被人任意践踏的痛苦，她也明白一旦沉沦，将永无翻身之日。还有什么比这样不堪的人生更可怕？如果可以选择，很多人宁愿选择死吧！她亦是如此，但她不甘心这样莫名其妙地死去。

营帐内莺声燕语指指点点地议论着韩谨，突然一人站起身道：“好啦好啦！别再胡说了。同样是女人，沦落到这个地步谁不是苦命人？你们有谁愿意？有谁好受？”

严厉的斥责堵上了所有人的嘴，她们纷纷低了头，痛苦、悲哀与伤心随之染上了每个人的脸，还有人默默地流起泪来。

那个声音接着说道：“大家都不要伤心了。能留在这里的人，不都是心中有希望才没死吗？际遇再怎么悲惨，我们还是坚强地活下来了，我们要更坚强地继续活下去。”

听完这席话，韩谨的泪水再也止不住地成串滚出眼眶。

不知闷声哭了多久，韩谨感觉好像有人站在了自己眼前。她缓缓抬起头，看清正是刚才说话激励大家的人。她正微笑着，轻声对韩谨道：“姑娘，去吃点饭吧。过了这个时辰，就没得吃了。”说着她走过来蹲在韩谨身旁，拨了拨韩谨脸上的发丝，又道：“你能想明白那是最好的，可话又说回来，一旦沦落到这般田地，要吃的苦可不是常人能受得了的。像我，为了不被凌辱，不知挨过多少鞭子，受过多少煎熬，但我还是坚强地活了下来。因为我相信总有一天我可以离开这里。所以你也要往前看啊！不要气馁，相信自己，就一定可以做到。”

对眼前这位与自己毫不相干的女人，韩谨已不知用什么方法表达感激。这番话不仅给了她勇气，也给了她活下去的理由。她有些激动地说道：“我叫韩谨，你呢？可以告诉我你的名字吗？”

“颖儿！该你了！”此时，正好从帐外传来邓管事的喊声。只见那姑娘带着笑容，回身朝韩谨微微地点点头，出了营帐。

韩谨仍抱膝蹲在角落里，单薄的身子蜷缩起来，似乎在躲避从帐外吹进的冷风，又像是害怕即将来临的漩涡，那双明亮的眼睛看似很平静，却隐藏着深深的恐惧。

夜已深，仍未有人来叫她，似乎已逃过了一劫。她微微地动了动身体，

刚想站起身来活动一下酸麻的腿脚，突然听到帐外一阵脚步声，邓管事的声音随即响起：“韩谨！到你了！”

话音刚落，从帐外进来两个人架了她就走。他们早知道她不肯就范，早已有所准备，这下怕是不想去也得去了。

“不要啊！放了我吧！求求你们了……”再怎么想坚强地面对现实，一旦遇上，韩谨怎可能不担心害怕，又怎可能镇定得了？她已经无处可逃，面临的窘困让她彻底心灰意冷。想到这里她用力甩开两名士兵的手，独自静静地往前走，脚步越来越沉重，似有千斤重担压在肩头。

行到一间帐篷外面，邓管事叫韩谨停住了脚步。营帐内灯火黯淡，映着亮光的帐布上却透出了帐内人臃肿的身材。泪水骤雨般再也无法止住，刻骨铭心的痛在身体里蔓延，绝望已不足以形容韩谨此刻的心情。

“快进去，将爷在等着。这位将爷的脾气可不好，小心到时候没好果子吃。”邓管事说着用力推了她一把。韩谨向前一倾，身子撞开了帐帘。

“啊……”

韩谨进去没多久，一声男人的惨叫便从营帐内传出，顿时划破了军营的宁静。巡逻的队伍从四面八方涌来，硕雷也忽然从昏暗处现身，脸上一副担心的神情。

“硕将军！楚将军帐里像是出了事！”

“赶紧进去看看！”硕雷一声令下，带着巡逻士兵冲进营帐。只见韩谨衣衫整齐，被打得满脸是血地躺在地上。而楚将军此时却裸露着上身，蹲在床边，脸色煞白，身子不停发抖。

“来人！快……快……快把这个疯女人拉出去，给我打！往死里打……”楚将军咬牙切齿地指着韩谨命令士兵。

士兵们拖着韩谨便往外去，此时韩谨已昏了过去。士兵正要举鞭抽打，硕雷忙上前阻止，厉声道：“人都昏过去了，还打什么？先把她送回俘虏营，等醒来我亲自教训她！”

“是！”士兵应了声，又拖着韩谨的身体往俘虏营的方向走去。硕雷的目光追随着那个娇柔的身影，一颗心莫名地紧紧揪起。

第三章

韩谨伤势一好便会被人招，伤人之事也前前后后犯下了几次，每一次都没有把事情闹开，也没有被置于死地，只是因此受了不少皮肉之苦。对此，韩谨感到匪夷所思，她总感觉有人跟她过不去，也感觉有人暗中保护自己，可又说不出个所以然来。

昨晚又经历了一场体罚，此刻韩谨柔弱的身体已是伤痕累累。她趴在床上，背部的衣衫破碎不堪，碎布与血肉黏在了一起。颖儿坐在床边，小心翼翼地用水帮韩谨擦着背上的血痕。

“嘶……”颖儿的手不小心触碰到韩谨背上红红的鞭痕，韩谨不由得呻吟出声。

“很疼吗？”颖儿皱着眉头，眼圈微微泛红。她轻轻地拨开韩谨颈边的发丝，一条血红的鞭痕横在一块朱红的印记上，早已分不清是伤还是朱红胎记。

“姐姐，这药凉凉的，擦在伤口上好舒服。”韩谨扭头向颖儿咧了咧嘴。颖儿淡淡一笑，一边帮她上药，一边轻声说道：“这药疗效极好，可以去痛，伤口愈合得也很快，往后你这白白嫩嫩的皮肤上也不会留下伤痕。”

韩谨惊问：“如今天下已有这般神药？”

颖儿停下手，认真地说：“普天之下，无人不知赵国汴京有位鼎鼎大名的锦成药王，他所制之药药效神奇。他既研制医伤救命之药，也研制害人丧命之药，但他只卖救命医伤之药，从不给人害人丧命之药，即便千金也是难得。”

研制了毒药为何不卖？难不成研制毒药是出于爱好，不卖毒药是因他心善？韩谨不禁在心中对此人佩服起来，这样的人称之“赛华佗”也不为过。只是颖儿怎会有此神药呢？她不是楚国人吗？不过颖儿不小心透露过自己曾是楚国皇宫的宫女，难道她的药是那时从皇宫里带出来的？

韩谨心中一阵疑惑，她看了颖儿一眼，小心翼翼地问道：“锦成药王研

制出来的治伤药疗效如此之好，他的毒药也是天下第一吧！姐姐是楚国人，怎会有这种药在手？是进这军营时就带着的吗？”

“当初为了救两名李生公主顺利出宫，我与小兰只顾着换上公主们平日的衣衫，哪还会想到那些，而且……”颖儿说着笑盈盈地抬起头来，却见韩谨像是见了鬼似的盯着她。颖儿一怔，知道自己说错话了，赶忙转换话题道：“这药啊，是我让李将军帮我去京城带来，为你们这些倔犟的姊妹准备的。你看看我身上的伤，就是因为那时没有好药才成这样的。”

颖儿说着撩起衣袖，一道道疤痕映入韩谨的眼底，触目惊心。韩谨不由得心下一紧，双眸一阵酸涩。颖儿嘴角微微上扬，温柔地说道：“不哭，已经不痛了，这些伤哪能比得上这心里受的煎熬。呵！看，我现在不是好好的么？其实我能有现在也多亏了李将军，他虽是个粗人，心地却很善良。当年他立了战功，见我受了那么多苦仍不肯屈服，便向赵将军把我求了去，如今专门伺候他一人。这对于一个俘虏营内的女人来说，已是天大的恩赐。”

“老天还是帮着好人的！”韩谨说着苦涩地低了头。

“是啊！所以说只要坚强地活着，没有什么过不去。李将军说了，等这次他再立功，便去向赵将军把我求走，往后便让我跟着他好好过日子。”颖儿说着，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意，眸中也洋溢出一丝喜悦。

见她如此，韩谨也朝她笑了笑，躺在床上让颖儿继续帮自己擦药。忽地韩谨像是想到了什么，又转身问颖儿道：“姐姐你会不会刺绣啊？”

“会啊！以前姊妹们一起学过绣花。你瞧我的帕子，自己绣的。”颖儿说着从怀中摸出一块白色的丝帕来。帕上绣着朵朵粉色的牡丹，鲜嫩欲滴，碧绿的叶子点缀在其中煞是好看，针脚也很细腻。

韩谨接过丝帕，喜道：“绣得真好！”她仔细地看了又看，眉开眼笑的，似乎已经忘了伤痛。片刻，她又问道：“姐姐，你知道三色堇吗？”

“知道啊！怎么了？”

“没什么，我只是想让姐姐教我绣这花。”韩谨说着把丝帕递还给颖儿。

颖儿微微点头道：“好啊！我那儿有现成的白丝帕，等会儿先帮你绣一块。等你伤好了，我再教你绣。”

“谢谢颖儿姐！”韩谨兴奋地抓住她的手。

“好啦！先休息吧！我去给你找套干净的衣服！”颖儿拍了拍她的手，用薄被盖在她身上，便轻步往帐门去。走了几步颖儿又停下来，回身走到韩谨床边，依近韩谨的耳朵细声问道：“你是怎么伤他们的？”

韩谨顿时一怔，苦笑道：“还能怎么伤，我就是先忏悔，后温柔，然后趁机伤他们。”

帐外的雨渐渐大了，淅淅沥沥如同满天发亮的珍珠。

“帮我向赵将军禀报一声，小的有事求见！”邓管事的脚步停在了赵蜀风的营帐外。

“不必禀报了，你进去吧！赵将军正在里面等你呢！”李信正好从帐内走出来，嘱咐了一声，守卫士兵便去帮邓管事掀开门帘。

营帐内一片寂静。赵蜀风侧躺在红木所制的榻上，闭着双眼，眉头紧皱，一副忧心忡忡的模样。听闻邓管事走近，赵蜀风缓缓睁开眼睛，稍稍坐起身来往邓管事处瞥了一眼。

邓管事忙单腿跪地禀报：“将军，昨晚韩谨又伤了一名将士。”

“这次又是伤到哪里？”赵蜀风侧身懒懒地问道。他的神情依旧淡然如水，双眸泛着阴冷的寒意。

“还是伤到那里。”邓管事说着身体一紧。

赵蜀风嘴角浮上一抹诡异的笑意，他又淡淡地问道：“没按照我嘱咐的做？”

邓管事闻声打了个寒战，忙道：“属下按照将军的意思，特地安排她伺候身健力壮体力充沛的将士，而且叮嘱他们注意这些，可这事仍在继续发生！”

赵蜀风的眉头忽地紧皱，流露出不能理解的表情。一个手无寸铁的女人，怎可能伤得了—个体力强健的男人？

“有没有人说是怎么伤的？”赵蜀风抬起身，厉声道，“我就不信一个女人能翻天！”

邓管事诚惶诚恐，低头说：“属下问过受伤的几个人，他们都说是不小心伤到的，没有一个肯把实情说出来。”

看来那个疯女人还真有骨气，不过这种伤将士的事可不能再继续发生了，他得想些其他的法子让她就范。突然赵蜀风脑中又浮现出—个问题，他疾言厉色地问道：“硕雷是否还在管此事？你……”

“硕将军！”

帐外传来的招呼声打断了赵蜀风的问话，他忙挥了挥手：“你先下去吧！有什么事再过来禀报。”

“是！”邓管事急急忙忙地出了帐，却与硕雷碰了个照面。硕雷看了邓管事—眼，心中不由想起了那张挂满鲜血的脸。

经过几日来的调查，他发现韩谨并非在汝国小镇所见的那名姑娘。不管是走姿、举止、说话的口吻还是生活习惯，怎么看韩谨都不像大家闺秀。而在汝国小镇所见的姑娘体态婀娜，走姿优美，—颦—笑都是那般的优雅。除了样貌之外，在她们两人身上完全找不出其他相似之处。可是，硕雷心中仍

然有一种莫名的感觉，驱使着自己想去保护她……

“既然来了，怎就站在帐外？”硕雷闻声在恍惚中转过身来，发现赵蜀风已掀了帐帘，一副懒散的模样，从帐内走出来。

硕雷整了整仪容，恭敬地上前单腿跪地行礼道：“末将参见晋王！”

“何必如此多礼，如今你可是与我平起平坐的将军，过来坐吧！”赵蜀风说着甩开帐帘独自走进去坐在了茶案边。

硕雷走到赵蜀风身旁入了座，随即把手中的书信放在案几上：“这是诸国送来的一封信。”

赵蜀风懒懒地望了眼手边的信，犹豫片刻，这才拾起信，却只是拿在手中把玩。

见赵蜀风如此，硕雷又道：“诸国二公主在汝国境内失踪了。”

赵蜀风并没如硕雷预料的那般震惊，他仍以那副毫不在意的模样打开书信，稍稍一览，便又把书信扔在茶案上，站起身，去了书桌旁。

硕雷静静地盯着赵蜀风的一举一动，见他如此不在乎，便又说道：“听汝国太后之言，诸国二公主是随一帮宫女混进宫的，为的是劝汝国太后逃离汝国。汝国太后原本是诸国的长公主，她坚持留守皇宫不肯离去，诸国皇帝因时机紧迫，怕她自刎以身殉国，特派二公主去劝说。为防止误杀，诸国公主随身携带着与赵国和亲的信物。”

赵蜀风从桌上的盒子里摸出了一块绸布，慵懒地走到硕雷面前站定，听他继续说。

“晋王，皇上得知此事后，派人送来一件信物。”硕雷从怀中摸出一块玉佩想要递过去，不料赵蜀风却把手中的绸布扔在案几上，冷冷地说：“你自己看看吧！”

“这是……”硕雷一怔，拾起绸布翻开一看，脸色瞬间煞白。

赵蜀风眯着眼冷笑一声，说：“你说的那群宫女，我在汝国皇宫遇上了。但是她们反抗，我就把她们全杀了。”

“晋王！此事……”硕雷惊呼道。

赵蜀风闻声毫不理睬，傲慢地说：“她原本就该是我的，亲手把她毁了，也是理所应当。”

几日后的一个早上，韩谨拖着伤痕累累的身体下了床，趁着这晨曦时分无人管束，走出营帐呼吸新鲜空气。她真怕一直处于黑暗中，她想见光，想给自己一个美好的心情，这样才能与这悲惨的命运继续抗争。

秋风抚过，几缕青丝随风追逐，白色衣衫单薄如丝飘起，窄窄的肩胛骨

衬着晨雾从衣领处整片露出，清瘦而不失妩媚的姣好身材迎风轻晃，却依然挺直着腰杆。

营地围栏处，正骑在高大白马上欲出营地的赵蜀风见此一幕，不由得翻身下马，远远地望着那与大自然融为一体的倩影。那是多么让人遥不可及的身影，虽无倾城之貌，却有脱俗之气。此刻她缓缓地转过脸来，毫无修饰的笑容淡雅如水，却丝丝扣心，仿佛世间一切都美好，没有什么能够把她击倒。她到底是什么人？多次的体罚丝毫不曾令她动容，更无法让她妥协，难道她真的连死都不怕？

“哼！你想怎么挣脱？本王拭目以待。”赵蜀风冷笑一声，拽起缰绳翻身上马扬长而去。

韩谨扭头望向马蹄声处，只见马上穿着深色衣衫的男人扭头一望，随即挥鞭抽马，马儿顿时狂奔了出去。

“那人似乎在哪里见过？”韩谨疑惑地低下头，漫无目的地走着。走了一会儿，她停下脚步，轻轻撩起衣袖看了看手臂上的伤痕。见伤痕已逐渐愈合，韩谨不自觉地喃喃自语道：“颖儿的药真灵，恐怕在二十一世纪也难找出这样的灵药。锦成药王，有机会一定要见见他！”

韩谨放下衣袖，微微一笑，抬起眼眸往前方望去，忽地一个熟悉的身影映入眼帘，她匆忙地低头惊道：“……硕将军？”

再次抬头时，韩谨发现硕雷也站在晨曦中往她这边眺望着，他那张英俊的脸上带着淡淡的笑意，精神焕发，英姿勃勃，叫人忍不住想去多看一眼。许久，硕雷才发现韩谨注意到了他，顿时一阵恍惚，尴尬地扭头假装看向另一处。

见此情景，韩谨不禁闷声轻笑，没想到他如此青涩，难怪俘虏营里的女人们常聊起他，而且个个都把他当偶像看待。确实，像硕雷这般长得俊，身份高贵，人品又好的男人真的很难找。只是，他从不碰俘虏营里的女人，想要高攀他，又该如何找机会接近？唉！韩谨一阵唉声叹气，便想转身回营帐。

“你就是韩谨？”

韩谨还未转过身去，便有人叫住了她。她有些不敢相信地睁大眼睛，真的是他，而且他已经站在她的面前。

“是！”韩谨嘴角微微上扬，笑颜淡淡展开，轻声回应着向硕雷福身行礼。片刻不见硕雷说话，韩谨又谨慎地问道：“不知将爷有何吩咐？”

“没……没事……”硕雷低下了头，有些吞吞吐吐地说着。

“若没事，我就先回去了。不然等会儿管事发现我偷跑出来，又该罚我了。”韩谨说着便要转身离去，硕雷却叫住了她。只见他从怀中拿出一瓶药来，递给她道：“你的伤没事吧？我这里有些伤药，你拿去用吧！”

韩谨一怔，见他一脸的认真，便莞尔一笑，道：“多谢将爷的好意，奴婢的伤势已无大碍，这药还是收回去吧！”

走了几步，韩谨又偷偷回首往刚才硕雷站的地方看了眼，发现硕雷早已离开，不远处的练武场却多了一个舞剑的身影。韩谨抿嘴低头苦笑一声，没再多想。回到俘虏营，韩谨见管事正与几位姑娘交谈着，姑娘们的脸色都有些怪异。

“又去哪儿啦？”管事厉声厉气地问着。

“就去外面透了会儿气。”韩谨低头答道。

管事却又厉声道：“伤好些脚就痒？怎么就学不乖，是真不知伤好了就得被领出去，还是你很想再挨打啊！真不知死活，这样下去，怕是谁也救不了你，你还是自求多福吧！”

“颖儿！你照顾着她些，今晚她怕是逃不过了。要想让她活命，你最好帮她去求李将军，让李将军帮她在赵将军面前求求情。要不然，她定活不过明天。”邓管事抛下几句话，便叹着气出了帐门。

此时，在几里外的幽幽树林深处，舞剑声阵阵传出，忽而带着树叶掉落时的沙沙声，忽而带着树枝断裂声，惊得树林子里的鸟儿到处乱撞。可见舞剑之人武功高强，内力之深厚非一般练武之人所及。

汗雨淋漓中只见舞剑人突然腾空跃起，用力一掷，宝剑稳稳地插在树干上。赵蜀风定身稳住，一边喘着气，一边纳闷此刻自己为何会想起那副不停尖叫的嘴脸。

那时她脸上的表情不是害怕和痛苦，而是惊讶与错愕，神情一阵恍惚后，却又是一副不知身在何处的表情，四处张望。

她为何会如此？

赵蜀风握着剑站在树林中，脑袋里想的竟都是那个女人的一举一动，他不明白她为何会如此。而另外的一些事，他似乎早已忘于九天云霄外。

“硕雷，你也对她感兴趣了吧！哼！”赵蜀风锐利的眼睛闪过一丝异光。这女人他要定了，他一定会把她收服，等着瞧吧！

赵蜀风心里盘算着，忽地收起佩剑，纵身跃上马背，快马加鞭地往营地的方向奔腾而去。